

《缘缘堂续笔》首先在《文汇报》披露

■马国平

丰子恺先生的《缘缘堂随笔》，数十年间滋润了一代代读者，如按不同时期细加分卷，还可分为《缘缘堂随笔》《缘缘堂再笔》《缘缘堂新笔》《缘缘堂续笔》。丰子恺写作于1970年代初期的《缘缘堂续笔》33篇，因历史原因当时并未及时发表，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，成为珍贵的文学史料。

这批珍贵的手稿在1983年1月首先由《文汇报》披露消息。此前，丰子恺作品已刊登于《文汇报》文艺副刊。

1978年4月23日，丰子恺漫画《山到成名毕竟高》在内地首先在《文汇报》副刊“风雷激”发表。编者在漫画边上别有深意地标明为“丰子恺遗作”，同一个版面是记录苏步青教授事迹的报告文学《数学家的诗篇》。这在丰一吟、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等人撰写的丰子恺传记中作为重要事件来描述。显然，漫画是有意安排，且与报告文学相得益彰。

丰子恺的这幅漫画很快引来各地读者欣喜的来信，随即作为呼应发表在《文汇报》文艺副刊上。“当时发表这样的信，对家属是莫大的安慰。”（丰一吟《潇洒风神——我的父亲丰子恺》）。1979年4月11日，《文汇报》刊登了丰子恺长子丰华瞻的纪念文章《化作春泥更护花》，同时刊登了丰子恺的两幅漫画和叶圣陶先生七律



漫画《山到成名毕竟高》首先在1978年4月23日《文汇报》副刊“风雷激”发表，并标明为“丰子恺遗作”。



漫画《冬夜工毕》刊发于1983年1月26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，同时发表的还有丰子恺《缘缘堂续笔》之《塘栖》和原稿手迹以及漫画与照片、丰一吟《关于〈缘缘堂随笔集〉》、徐开垒《子恺先生和他的散文》。

诗《怀念子恺》。这首《怀念子恺》是“笔会”主编徐开垒从朋友处抄录并专门请叶圣陶注释后发表的，其中“潇洒风神”句成为丰子恺先生形象的最佳比喻。

新时期后，徐开垒与丰子恺其他子女一直有着信件往来。1981年，丰一吟曾有信“诘问”徐开垒，“往昔你常到我家谈天，与我父亲过从甚密，为何不见你写回忆我父亲的文章”。徐开垒直接撰写有关丰子恺的文章是在1983年1月，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那就是《缘缘堂续笔》出版面世。

1983年5月，丰一吟编选的

《缘缘堂随笔集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其中有丰子恺在1971年至1973年困境中写作的《缘缘堂续笔》17篇，出版方希望出版之前能有所宣传。丰一吟首先想到徐开垒，她在当年1月19日致信徐开垒寻求刊登“续笔”篇什。徐开垒反应神速，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，赶紧登门索取原稿与丰子恺早期为《文汇报》写作的信稿对照，同时请郭绍虞、柯灵、王西彦等师友审看。时隔仅一周后的1月25日，徐开垒在《文汇报》头版发表《丰子恺一批散文遗作发现》的新闻稿。1月26日，即第二天的《文汇报·笔会》重

磅推出丰子恺《缘缘堂续笔》之《塘栖》和原稿手迹以及漫画与照片、丰一吟《关于〈缘缘堂随笔集〉》、徐开垒《子恺先生和他的散文》。从此，丰子恺《缘缘堂续笔》为海内外公众所知晓，引起社会各界较大反响。

这批随笔共33篇，它蕴含的价值在于“出污泥而不染”，其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延续着丰子恺先生《缘缘堂随笔》的几十年初衷。

后续的情节颇有戏剧性。各方索求“续笔”发表接踵而来，《文汇报·笔会》优先发表两篇，《文汇报月刊》因“兄弟”关系抢得一篇，柯

仿佛，不过，丰子恺先生的人格形象和作品的艺术魅力已然无法复制和替代。

1990年后陆续出版的七卷本《丰子恺文集》中，收录了《缘缘堂续笔》33篇。那些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，已离休的徐开垒再次推荐给《文汇报》《随笔》等多家报刊，如《小学同级生》刊登在当时他担任主编的《海上文坛》1991年第三期，同时附有编者按，“是这批未发表的遗作中的最后一篇”。在近年出版的《丰子恺全集》第三卷中，完整地收录了《缘缘堂续笔》，这是丰子恺先生文学创作中别有意味的佳构之一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陈子展先生评论说：“这部随笔虽只有20篇，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用他清隽之笔，写他童年的愉快，中年的怅触；写他和乐的家庭，以及他的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；尤其是显示了他在学习上所具的思想情趣之重要部分——他的人生观、艺术观、宗教观。”有读者读了《缘缘堂随笔》后，认为可以用“秋天里的春天”来形容丰子恺。

这是感觉很温润的阅读体会。赵景深评论丰子恺：“他只是很平易的写去，自然就有一种美，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，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。”

郁达夫也深有同感，说丰子恺“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，殊不知他的散文，清幽玄妙，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。”此语切中肯綮。

在日本，《缘缘堂随笔》日文译者吉川幸次郎称丰子恺“是当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”。谷崎润一郎认为：“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，一到他（丰子恺）的笔端，就有一种风韵，殊不可思议。”

《缘缘堂随笔》出版后，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中引起共鸣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心灵。事实上，“缘缘堂随笔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成为一个文学品牌，丰子恺本人同样非常看重“缘缘堂随笔”这个品牌。

1931年出版《缘缘堂随笔》后，他又用过缘缘堂“续笔”“再笔”“新笔”等名义出版自己的散文集。直到晚年，丰子恺又写了回忆故乡往事的随笔，无论文笔还是史料，都十分优美和珍贵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《缘缘堂随笔》屡屡重印出版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“缘缘堂随笔”里流淌出来的真善美，滋养读书

人的心田。

巴金买子恺漫画作礼品

丰子恺的漫画，雅俗共赏、美丑分明，教人积极向上向善。当年《文学周报》编辑郑振铎刊发了不少丰子恺充满生活情趣的漫画，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和欢迎。

朱自清说：“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；一幅幅的漫画，就如一首首的小诗——带核儿的小诗。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，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，老觉着那味儿。《花生米不满足》使我们回到惫懒的儿时……但是，老兄，真有了你的，上海到底不曾太委屈你，瞧你那《买粽子》的劲儿！”

其实，朱自清先生误解了，丰子恺这幅《买粽子》漫画的生活来源不是上海，而是丰先生的老家石门湾小镇。后来，郑振铎给丰子恺写信，问他的漫画“可以出一本集子么”？丰子恺回信：“我这里还有许多，请你来选择一下。”

于是，星期天郑振铎和叶圣陶、胡愈之几个朋友一起去江湾立达学园丰子恺那里选画。郑振铎说：自己仿佛“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，只觉得目眩五色，什么都是好的”。郑振铎当即对丰子恺说：“子恺，我没有选择的能力，你自己选给我吧。”丰子恺说：“可以，有不好的，你再拣出来吧。”就这样，丰子恺的第一部《子恺漫画》在郑振铎等友人的努力下，在东方大都市上海横空出世。

丰子恺的漫画，以艺术的形式传播真善美，鞭答假丑恶，简简单单的画面里充满了童趣爱心，洋溢着人间情味，给人一种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视觉感受。所以，

子恺漫画问世以来，深得人们喜欢。据说国学大师马一浮的一个晚辈初次拜见他，按世俗之礼，马先生应送红包作为长辈的见面礼。马一浮送的红包，就是丰子恺充满矜恤之爱的《护生画集》，他要“将丰子恺的善因传递给年轻人”。

1942年7月，巴金先生在成都的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丰子恺的漫画，送给自己的堂弟。巴金说，这是“为了激发他的高尚情操”。

由此可见，子恺漫画的魅力和力量。“子恺漫画”问世至今已有90多年，时代在发展，但其魅力依然不减，常看常新。

艺术滋润的坎坷人生路

丰子恺先生去世已有40多年，但他的艺术光芒仍照耀着中国艺术世界。他的漫画、文学、音乐、译著等艺术贡献，一直温润着读者的心灵。

生活中的丰子恺，也有酸甜苦辣。他早年丧父，曾一度令家乡石门湾小镇感到风光的举人父亲，在他九岁时便去世了，留下七女两男和一个遗腹子，全靠丰子恺母亲含辛茹苦抚养。

丰子恺13岁时，仅四岁的弟弟丰蔚兰因病去世。1918年，丰子恺在杭州读书期间，求读于石门湾振华女校的大姐丰赢因病去世，年仅33岁。1920年，聪明绝顶且同在杭州读书的胞弟丰浚，中学会考获全省第一，可惜天妒英才，竟在同年死于肺病。这连番而来的家庭变故，让年轻的丰子恺不堪回首！他的母亲经历了丈夫、长女、两个儿子的离世，心力交瘁！

1930年正月初五，丰子恺的母亲去世。至孝的丰子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更

无法排遣对饱经忧伤的母亲的感念，时年33岁的丰子恺服丧以后开始蓄须明志，以怀念至爱的母亲。

当时的丰子恺经济拮据，甚至连葬母的费用都没有，只得向大江书铺汪馥泉写求助信：

不得不函请吾兄鼎力相助，如蒙劳驾代为支付北新所允付之款，以济急需，感谢不尽。

一个几已名冠天下的艺术家，生活拮据到借钱的程度，这是看到他那充满生活情趣的漫画的读者，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。其实，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，丰子恺逃难，拖儿带女，风餐露宿，担惊受怕，仅40岁出头就须发皆白！

1945年抗战胜利，丰子恺画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漫画，反映抗战胜利时自己的心情。然而，许多人很快返回原籍，唯独艺术大家丰子恺因无钱无权，全家困在重庆，眼巴巴地望着东边的故乡。他的漫画《稚子牵衣问，归家何太迟。共谁争岁月，赢得鬓边丝》，就是反映这种等待。

直到一年之后，丰子恺才边开画展，边筹钱，一家人走走停停，回到了上海。本想回故乡石门湾找个栖身之处，但是，“昔日欢宴处，树高已三丈”，记忆中充满欢声笑语的缘缘堂，早已成了废墟。丰子恺只好再回上海，用卖画的钱去杭州租屋暂住。可见，丰子恺的生活里，酸甜苦辣和普通人一样，只是艺术大师的勤奋和天才，造就了丰子恺辉煌的艺术世界。

叶圣陶先生七律诗《怀念子恺》言“潇洒风神永忆渠”。时逢丰子恺先生诞生120周年，作为读者和丰先生的同乡晚辈，笔者以崇敬的心情随想一二，以纪念和感谢丰子恺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！